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陳映真 主編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28



威廉·福克納

William Faulkner

1949

獲獎

新學
社
PDG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28

熊 福克納著 黎登森譯
聲音與憤怒 福克納著 黎登森譯

發行人 沈登恩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36-575號信箱
郵撥：102221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
電話：7112024・7117871・3941960
印刷者 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中和市民有街35號
初 版 中華民國70年5月4日
再 版 中華民國70年5月20日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有版權・翻印必究

新
學
社
PDG



主 編／陳映真 策 劃／沈登恩

顧 問／白先勇·王禎和·姚一葦·何 欣·葉石濤
尉天驄·胡菊人·高信疆·胡金銓·痲 弦

譯 者／湯新楣·喬志高·郭博信·黃美序·鄭 臻
劉啓分·杜國清·葉維廉·李歐梵·鍾 玲
翁廷樞·王潤華·劉以鬯·方 瑜·李永熾
孟祥森·黃文範·宋碧雲·高大鵬·邱豐松
李魁賢·黎登鑫·黃燕德·戴 天·也 斯
景 翔·楊月蓀·蔡進松·莫 渝·鍾 文
陳 黎·陳曉林·王鴻仁·何 欣·邱剛健
翹 翹·吳煦斌·楊 澤·梁錫華·簡清國

助理編輯／張恒豪·楊順明·林秋蘭·黃燕德·吳福成

作者畫像／吳耀忠·梁正居·邱美月

美術顧問／黃永松·黃金鐘·水禾田·莊 靈



the δ = 0.0001

And the Captain came aboard at six o'clock and went into the forenoon of which I have already heard and learned that my father and family were bound for that Port and I was consequently bound to go to the said Port for the purpose of seeing my father, my mother and my sister.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man sitting outdoors in a garden. He is wearing a light-colored, short-sleeved button-down shirt and dark trousers. He is looking off to the right side of the frame. In the foreground, two dogs are lying on the grass. The background is filled with trees and foliage, creating a dappled light effect. The overall mood is peaceful and contemplative.

攝於密西西比州的牛津鎮

一九四九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威廉·福克納
(美國)

William Faulkner

得獎評語：

「由於他對現代美國小說之強而有力與高度藝術性的
貢獻。」

頒獎辭

瑞典學院院士

葛斯達夫·赫爾斯多來姆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日

威廉·福克納 (William Faulkner) 基本上是一位鄉土作家。他常常使我們瑞典讀者聯想到我們的兩位極為重要的瑞典小說家，即拉格洛芙 (Selma Lagerlöf) 和柏格曼 (Hjalmar Bergman)。美國密西西比州北部，就是福克納的 Värmland (祖國)；而他所寫的傑弗遜這個小鎮，就是他小說的 Vacköping (背景)。對於福克納與我們的兩位鄉土作家間相似之處，我們還可以討論得更縱深。但是由於時間的限制，不容許我們說遠了。而福克納與他們二位不同——極大不同之處，在於福克納小說的背景，較之拉格洛芙所寫的俠客，與柏格曼所寫的古怪的人物所活動的背景，遠為陰悒而暴戾。福克納是以美國南方為背景寫作的偉大的史詩作家；在廉價的黑人勞動上建設起來的光榮的過去；內戰，以及那使過去既存社會基礎崩解的敗北；漫長而痛苦的挫折時期。還有，美國南方的工業化和商業化所帶來的生活之機械化和標準化，如何使南方人民感到憤怒和震驚。福克納本人也只是逐漸地才能夠、並且願意去接受這一切。

福克納的小說，是對於南方這一切苦難的過程的持續的、越來越深刻的描繪。他對這個過程理解得很妥切，也很強烈。因為他的家族被迫着徹底地接受了敗北的苦果：各式各樣的貧困、墮

落和腐化。有人稱他是一個反動派。即使這頂帽子在某一個程度上有一點道理，然而他那不知疲倦地描寫出來的陰慘的結構中，越寫越清楚起來的負罪之情，已足補償一切。風雅、俠義、勇德和往往失之極端個人主義的代價，是人性的喪失。總之，福克納的矛盾，可以這樣來概括——他對以他的正義心和人道感情無從消受的一種生活方式，深為悲嘆，並且，做為一個作家，把這種生活的樣式，以誇大的方式表現了出來。正就是這一點，使他的小說中的鄉土主義，具備了普世的性格。四年殘酷的南北內戰，帶來了使整個社會結構為之易貌的改變。除了俄國人，歐洲人就要花去一個半世紀那麼長的時間，才能完成這麼大的社會變化。

當時行年五十二歲的作者，便是以這戰亂和暴力的背景，寫下了他尤為重要的幾個作品。他自己的祖父，在南北內戰中，擔當南方的高級軍官。在好戰喜功、在南方人從不承認的敗北所帶來的貧困和悲慘等所造成的陰悵氣氛中，作者逐漸成長。二十歲，他加入加拿大皇家空軍，墜機兩次。他退伍還鄉時不像一個軍事上的英雄，而是一個心理上飽受戰火摧殘的青年，前途黯淡，過了幾年潦倒不安定的日子。他參與了戰爭，正如他經過變貌的自我在他一本小说中所說，是因為「誰都不該糟蹋了戰爭」。但是這位曾經渴望過戰爭的激情的青年，逐漸蛻變成爲抨擊暴力的人。他批評戰爭的熱情與日俱增，幾乎可以締結爲聖經中的第五戒：汝不得殺人。在另一方面，對於某些事物，人總有所無法忍受的。有一位他最近寫出來的人物這樣說道：「有些事，你實在無法忍受。例如不公平、忿怒、侮辱、羞恥……。不因爲名，也不因爲利——就是無法忍受。」我們不知道：在國際性的暴亂時代中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標準——嗜戰的激情和對暴力深刻的抨擊

——如何並存不悖；也不知道福克納如何去逼視這兩種標準互相調和。這是福克納爲我們留下來的待解的難題。

事實上，做爲一個作家，福克納對於解釋這些難題，並沒有多大興趣。他也一樣對於當時美國南方諸州突然面臨的經濟變貌給予社會學的評論，沒有興趣。南方的敗北，以及連敗北的諸結果，是他那些偉大的史詩所由生的土壤。他，對於做爲一個共同體的人，不表關切。他所關注的是，那置身於那個共同體中的個人，那存在於自身，做爲最後的單元的個人，對於外在的因素，令人詫異地毫不受到影響這個事實，深受吸引。福克納所寫的人物的各種悲劇，與希臘悲劇中者，毫無相同之處。這些福克納筆下的人物總是由突發的、或從世代的禁錮中緩緩鬆懈而來的遺傳、傳統、環境、慾情，引向他們悲慘的結局。

差不多在福克納的每一本新作，他都越來越深刻地探索到人的內心裏去：人的偉大，自我犧牲的力量，對權力的貪慾、貪婪無度，心靈的貧困，狹隘的心胸，粗鄙可笑的頑冥，心靈的苦痛，恐懼，墮落的錯亂等等。做爲一個探根究底的心理學家，福克納在英美文學中無出其右。他同時代的其他作家，也鮮有他那神奇的想像力和塑造人物角色的能力。他所寫的那些低於常人的人物和超人式的人物，在一種令人髮指的悲劇和喜劇中，以無與倫比的現實性，從福克納的心靈中，不斷地湧現了出來。這些人物，在美國南方那種亞熱帶植物的芬芳、仕女的脂粉、黑人的體臭、驢、馬等牲口的臭味所交織的環境中活動。甚至那些人和氣味，都能立即滲透到我們邁斯塔地那維亞半島上溫暖而令人舒適的私室之中。

做爲一個風景畫家的福克納，他像一個對自己的獵區熟識有餘的獵人，具有一個地誌學者的那種準確性。他也具備了一個印象派藝術家所具備的，對於大自然的高度敏感。尤有甚者，福克納是二十世紀的小說家中，一位偉大的小說技巧的實驗家——可以和喬埃斯 (Thomas Joyce) 並論，甚且容有過之。他的小說，很少有兩部是互相類似的。他彷彿要藉着他那持續不斷的創新，來達成小說廣袤的境地，以超越這在地理上和主題上侷促有限的現實。他這種實驗和創新的精神，也表現在他那同時代的英美作家所不能望其項背的、對於英國語言的豐富性之完全的掌握上。對於英國語言的富源，來自不同的語言學的質素，和週期性的語言風格上的改變——從伊麗莎白女王時代的語言精神，一直到雖然拮据但却充滿了表達力的美國南方黑人的語言，福克納莫不熟悉而善於駕馭。

自從麥來狄斯 (George Meredith) 以來——可能喬埃斯是個例外——的英美文學中，幾乎沒有一個能像福克納一樣，把一個句子寫得好像大西洋上的巨浪那樣無垠無涯。同時，與他同時代的作家，也沒有一個能夠像他那樣，在一個短短的句子中，把一大串事件說出來，而每一個事件，又說得像把一隻鐵釘深深地打進人們的心坎上那樣，牢牢地釘在那兒，無可鬆動。他那豐富無比的語言，常常在一個迷人而且錯綜複雜的故事中，把語言和聯想堆砌起來，考驗讀者的耐心。然而，福克納語言的無比的豐饒，與文學上的華巧靡麗無關，也不僅僅只是表現了他在想像上的豐富與靈敏。福克納的豐盛之中，每一個象徵，每一個聯想，只是爲了要更深地探索他那無比的想像所引起的現實。

福克納常常被說成是一個決定論者。雖然，他自己却從來也沒有宣稱過他服膺於某一種特定的人生哲學。簡捷地說來，他的人生觀也許可以用他這樣的一句話來加以概括：他說整體（也許？）是沒有意義的。否則的話，組成這整體的，不論是誰何，事物就不應該是現在的這個樣子。雖然是這樣，這整體應該還是有其意義的：因爲人必需不斷地掙扎，一直要掙扎到最後的一天。然則，福克納有一個信仰，或者一個希望：他相信每一個人，或早或遲，終於要得到他應得的報應；他也相信自我犧牲，不單單帶來個人的快樂，也增益了全體人類的善行之總和。他的這個希望，使我們想起我們瑞典詩人留德柏里（Viktor Rydberg），爲了在 1877 年學位授與典禮所寫的清唱曲中，所表現的那種堅實的信心。

福克納先生——你生於斯、長於斯的美國南方的許多地名，我們瑞典人早已耳熟能詳了。感謝你少時的兩位至親好友，即馬克吐溫筆下的湯姆與赫克。馬克吐溫把美國的密西西比河畫在文學的地圖上。五十年之後，你開始寫出一系列的小說，以其永不雷同的形式；以你那不斷縱深挖掘、越來越濃密的心理觀察和洞識；以你所創造的或善、或惡的不朽的人物，使你在現代英美文學中，佔據了一席不凡的地位，從而使密西西比州成爲二十世紀世界文學地圖中一個重要的陸標。

福克納先生，現在，我光榮地請你從瑞典國王陛下的手中，接受瑞典學院已經頒給了你的諾貝爾文學獎。

致答辭

福克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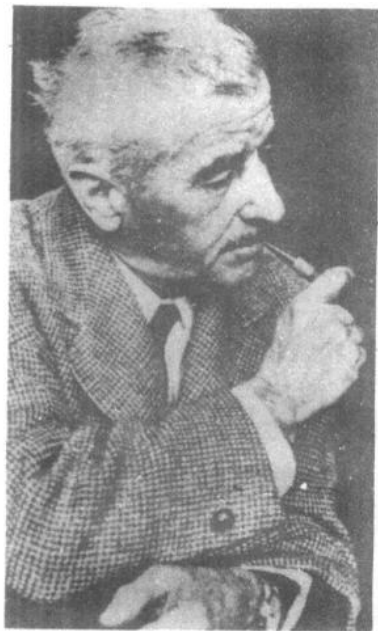
我覺得：這個獎並不是授給做爲一個人的我，而是授給我的工作——既不爲虛名，也不爲厚利，以人的精神爲素材，爲了創造出曾未有過的事物，成就於人的心靈的煎熬與勞苦的工作。因此，這個獎，只是一時委託給我罷了。要把附帶在這個獎的獎金，運用得與這個獎原有的宗旨和意義相稱，並不是難事。但是，我也想把這個獎所附帶的榮譽，以與這個獎原初的宗旨與意義相稱的方式，來加以使用。我要利用這個機會，向一切已經獻身於同樣的心靈的煎熬與勞苦、而且其中必有一日有人站在現在我站立着的地方的青年男女，說幾句話。

我以爲：今天人類的悲劇，在於因爲充塞環宇四處的肉體的恐怖，持續存在得太過長久了，馴至於使我們竟而能對之習以爲常。今天，我們已經變得再也沒有心靈上的問題這件事了。我們只有這樣一個疑問：什麼時候，我們會被戰爭所毀？因此，今天的文學青年，已經把自相掙扎的人類的心靈遺忘了。而獨有從這一顆能自我掙扎與煎熬的心靈，才能產生傑出的作品。因爲只有這勞苦、自相掙扎與煎熬的心靈，才值得我們去寫，才值得作家的心身爲之棘刺、爲之憂勞。

一個有志於寫作的青年，應當從頭學習去認識和描寫人類心靈的掙扎與勞苦。他應當這樣教

育自己：最卑劣的事，莫過於恐懼。要永遠忘記這恐懼。在他工作的所在，應該僅只充塞着人心從古遠以來就有的真實和真理。沒有這古老而遍在的真理，任何小說也無非蜉蝣與朝露，瞬息即逝。這古老而遍在的心靈的真理，便是愛、榮譽、憐憫、尊嚴、同情和犧牲。在一個文學青年學會了這一切之前，他所有的勞作，註定了不會成功。他所描寫的不是愛情而是肉慾。在他所描寫的挫敗中，看不見有人喪失了什麼真正有意義的價值的東西。在他所描繪的勝利當中，沒有希望，更沒有憐憫和同情。他的悲哀，缺少普遍的基礎，不能留下絲毫創痕。他所描寫的，不是人類的心靈，而是人類的腺體。

在重新學習去描寫人的心中永恆的真理以前，一個文學青年彷彿被人類的末日所浸漬，眺望着人類的末日那樣地寫作。我不願意接受人類終滅之說。僅僅以人類會忍耐而說人是不朽的；說當人類末日之鐘敲響了，並且從那最後紅艷的、將殘的傍晚中，寂無潮音的崖岩中逐漸消失時，世界上還會留下一種聲音：即人類那微弱却永不耗竭地說話的聲音——這很容易的。我不同意這種說法。我深信人不僅僅只是能忍耐，他將得勝。人的不朽，不只是因為他在萬物中是唯一具有永不耗竭的聲音，而是因為他有靈魂——那使人類能同情、能犧牲、能忍耐的靈魂。詩人和作家的責任，便是要寫出這能同情、犧牲與忍耐的人的靈魂。詩人和作家的恩賜，是藉着提昇人的心靈，鼓舞人的勇氣、榮譽、希望、尊嚴、同情、憐憫和犧牲這些人類一度擁有的榮光，來幫助人類永垂不朽。詩人聲音絕不止於做為人的記錄，而應能成為協助人類永垂不朽的倚杖和柱石。



福克納的神情

目錄

威廉·福克納

得獎評語	1
頒獎辭	3
致答辭	9
熊 黎登鑫譯	1
聲音與憤怒 黎登鑫譯	1
福克納及其作品	357
福克納得獎經過	377
福克納作品年表	383

這回有個大男人跟一隻狗。兩頭野獵，包括老班 (Old Ben) 這頭熊在內，跟兩個男人，包括布恩·霍根貝克 (Boon Hogganback) 在內。儘管布恩是平民血統，但是他血管裏還流着些山姆·費哲茲 (Sam Fathers) 相同的血液。只有山姆、老班跟混血狗獺頭才純正而不墮落腐化。

他當時十六歲 (譯註：指艾瑟克·麥卡斯特 Issac McCasin)。他幹了六年大人的打獵生涯，也聽了六年獵人最精采的談話。那是有關大荒野、大叢林的談話，比任何記錄權狀都要廣大而古老得多的荒野跟叢林；也是有關白人跟印第安人的談話：白人愚蠢得認為自己已買下了其中的任一小塊地，印第安人則狠心得聲稱任一小塊地一直都是自己用來轉售的產業；比大酋長戴斯班 (Major de Spain) 跟他所冒稱的一小塊地還要廣大——戴斯班心裏明白他「擁有」森林地着實冒犯了人類，甚至一切生靈共同使用土地的自然權利；比大酋長戴斯班從而得來的老托瑪斯·沙班 (Thomas Sutpan) 也要古老，而沙班自己也心裏有數；甚至比老沙班從而繼承的契克索 (the Chickasaws) 酋長老艾克莫杜比 (Ikemotube) 也要古老，而老艾克心裏也依樣有數。獵人談的是人，不是白人、黑人，也不是紅人，而是具有意志，能夠忍受艱困、謙卑而又具有求生技能的人，也就是那些獵人，還有跟莽原並列而浮現其間的那些狗，那頭熊跟鹿羣。他們在莽原裏都聽命受迫，都依循古老而嚴厲的法則，從事古老而嚴厲，無時或緩的生存競爭。這些競爭，亙古如斯，一切難過、悲憫，均屬徒然——這是最好的消遣，所曾呼吸，所曾聽聞的永遠最好的消遣，獵人靜靜而有份量的話聲，在一件件具體的戰利紀念品當中，悠悠回首，細訴往事。那些紀念品諸如毀損了的槍跟獸頭、獸皮，擺在鎮上的博物館裏或擺在農場的辦公室裏，或(最

好的是）擺在帳篷本身裏。帳篷裏還掛着完整而仍然溫溫的獸肉，屠戮那頭野獸的獵人們，若有房子，則坐在壁爐熊熊燃燒的木頭前面，若沒房子，則圍坐在攤開的防水帆布前面一堆熊熊燃燒而煙氣四起的木材周圍。他們總帶有一瓶酒，這樣，他們打獵當時全心全意、絞盡腦汁、勇敢、詭譎而又敏捷所交織而成的那些緊張而又刺激的時刻，集中而蒸餾成爲那種棕褐的酒精，不是女人，男孩跟孩子喝的，而是只有獵人喝的，他們喝的不是他們所濺出的血，而是荒野不朽精神的濃縮品，他們適量地，甚至謙卑地喝，不像異教徒存心卑鄙而無底止，想藉飲酒變得狡猾、有力量而又敏捷，他們飲酒只是禮敬這些優點而已。因此，他認爲在這十二月隆冬的早晨，該先喝威士忌，再也自然而又適合不過。

他後來才曉得那早在十六歲那年十二月獵熊這件事之前。他第一次用兩位數字寫他的年齡（滿十歲）那時就已經開始了，他表侄麥卡斯特頭一遭帶他到帳篷，到大叢林，倘若他也照樣謙卑而又堅忍的話，便可在大荒野裏贏得獵人之名與實。他那時連那頭大熊都沒看見，但已繼承了一隻腳給陷阱摧殘的那頭大熊的原始精神，幾乎一百哩方圓內，那頭大熊以勇猛頑強而聞名，像個活生生的男人的特定稱呼：長久即傳說那頭大熊搗毀了玉米穀倉並掠奪了玉米，把小豬、大豬，甚至小牛銜入叢林，予以吞噬，踐翻了陷阱，撕破了狗隻，散彈槍甚至來福槍對着直接瞄準，也不過像小孩用管子吹豆豆一般，無關痛癢。那頭大熊所造成的一連串破壞與毀滅，遠在這位男孩出生之前便已開始。這頭毛茸茸的龐然怪物，不是以火車頭的飛速，而是以其殘酷而難以抗拒的從容不迫，逃遁而去。他連看都還沒看到，腦海裏就曉得這頭大熊了。甚至他還沒看到斧鉞未鑿